

1 4
1666
20





西華東卷九目錄

自註

一百六十四則



陶菴集卷第九目錄

自監錄一

一百六十四則

陶菴集卷九目錄

知服齋叢書

門 44
號 1666
卷 20

陶菴集卷九

早刊 大學 圖書
號 28.9.7 文
藏 書

陶菴集卷第九

自監錄一

愚仿古人遺意作自監錄每日所為夜必書之兼
攷念慮之純雜語言之得失自辛未三月十一日
始勿忘勿遺勿示他人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日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目陳井巨中勸學文日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
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字
文公諒雖閤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
其首日書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為
天地鬼神實聞斯言愚置此冊實仿古人遺意但
古人喫緊處在知其不可則不為若諱過不書與
書而不改猶不書也四月十九日識

陶菴集卷九 自監錄

知服齋叢書

晦菴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書人若無事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工夫既不專一慙愧刻責之念復安可少

管有人靜坐三年出關卻呆了此象山所謂爲善累心諺云閒時做得忙時用若用不著何取於做

韓魏公論人爲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也何燕泉有言曰歲月如流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而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功名事業一繫於天道德文章則在乎己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賈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

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卻全悠悠不肖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要緊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勵乎學者至矣

羣居謔浪敗德之尤自後除不得已赴燕外必不得妄自過人淹留竟日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伎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自守不足者當以忠襄爲師管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搯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吾輩自檢當如此近日有一事長進處人有爭心者總不與之辨己所長不欲使人知

謔毀二字近日頗覺消除然充類至盡此二字尙在只爲尙在所以復發

管賢別程先生數年問其得力日止去得於字爾先生喜曰可謂善學我今亦逐節除去去得一節其餘便可漸減邵子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人知先生風流人豪豈知其勤苦如此龜山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決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偶見俗人便有厭而逃之之意未曾主敬故也此事如逆水撐篙行得一尺又退一尺行過的總不算又如快馬收韁常若不及又如千仞峰頭下臨絕澗一失足便到底他人無下手處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病又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疾矣右薛文清

語二則讀之通身汗下此二則正指吾輩通病然必是薛公自經體貼出來

行弟一步心在弟一步上行弟第二步心在弟第二步上第三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弟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弟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卽非敬矣處事皆然文清語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人當危險處疾病處戰陳處祭祀祈禱處則邪心有所攝而不萌若能常如此時何患學道無成

醉後省察未嘗無過甚矣酒之爲狂藥也

識欲沈氣欲銳力欲定膽欲決眼欲明口欲訥

不愧屋漏大丈夫之事也吾身心之際可愧多矣過而不

改是尙得以爲人乎書此自警

恥之於人大矣令人恥其甚不足恥者而甚宜恥者反以爲固然誠可憫痛人有至尊至貴在身而爲物欲所驅日逐煩惱匆忙所謂莫被他謔是也象山欲高著眼看破世人爲此

萊峰語

蕩滌塵埃渙然出於萬物之外常想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勿以小小逆順爲喜怒勿以小小得失爲重輕勿以小小毀譽爲榮辱

萊峰曰初聞得事來便手忙腳亂到後來亦只如此何須忙得

自家所行者正毀譽得失那裏管得許多王西室當言卽言當行卽行更不顧忌利與害然尋他不是處又沒有喫在此句若不知顧忌而行則爲介甫之軼物矣其害尤大

夜來思量了許多明日一些也無用可笑此是妄想底公案

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如何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正說著吾輩庸人隨來卽應隨過卽埽應埽不動些子埽後不留些子鄧文潔云逐日查已過我輩宜逐刻查已過一刻不查不啻去而萬里

日月遄往只思一日易過便知百年猶是應事接物時念頭多爲所動豈非欲人敬我愛我邪列子以舍者爭席爲進境益多一分周旋卽減一分天機也答人莫安排三字可味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有韓語予有時流曾會予者極相譏切乃至以爲極惡初

聞之殊復介介噫此等妄人雖善詆訾人亦何異蟋蟀之鳴蒼蠅之聲邪予胸中以此介介要是俗念未忘須蕩滌剷除勿使豪毛宿留於庭宇則善矣

金貴百鍊唯人亦然若不向鬧動處打過一番只是兀兀堆堆閉關面壁縱饒閉之又閉面之又面一經鬧動便已納了敗缺也爲他不曾實歷故

予有懶處俗事怕見俗人之病蓋自揣志強才弱事事對付不過因思效法古人善藏若愚者欲待他日身處事任猛力做得一二事不枉此生今知此念非也先儒教人變化氣質未有不以勇猛精進爲主者應事接物雖微小亦不宥放過故云在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工夫若撇卻目弄妄圖異日便知異日有做不得處蓋一有厭事心心已爲事累矣吾向嘗論呂端云小事模稜大事不模稜畢竟

是中人尙當真正英雄小事亦不模稜丈夫處事當如獅子捉兔須用全力不然是苟且非善藏也

學古人要學弟一等古人雖力不能至不敢不勉高明之士易悟難修初學一有悟入當如婁兒得珠珍重保守若僂得僂失如夜光明月在手中空過一番有何交涉

做功夫到微密處著力不得開口不得

洪景廬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辱罵

在我者有愧焉不可以人之譽我而輒喜也在我者無愧焉不可以人之毀我而輒懼也

獨立不懼是何氣槩

濁世之善者難於古人閭閻之善者難於士大夫

不學無義唯機械變詐之是務雖名為士大夫一市井小人何足道哉

徐仲車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澡身虛心曰齋戒深居靜室曰安處收心復性曰存想遺形忘我曰坐忘此攝生之大略也

在雲間問吾邑歲試案已發而家報未來名次或恐不肖今向此處把住念頭莫待臨時又生膠擾

只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字微細分別便見通身病痛我兩日不爨而煩不寒而慄或為試事或為疾病或為思家刻刻流轉累心之至乃至累身可以悟矣

儉化謂我不耐煩良信耐煩二字子聖藥也

養生之理與學道亦不相背

盛德者物不能擾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生死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二程語錄宜體認學道若不至此便不成丈夫

一月來以患瘍故學力俱退向所得力處皆成說話矣豈非以疾痛慘切而動其心者乎推此言之一事做不得一處去不得矣可為猛醒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自正

心氣定便和無疾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吾性易怒易憂最宜戒

復之三日頻復厲巽之三日頻巽各執持不固之弊如此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在未
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在漳州
日一士人自泉來謁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朱子以其
非父母命令歸得請再來始無所礙夫問學美事然既妨
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得乎親非所以爲
學也

餘冬錄

元劉敞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
容乃吾志也

勝國王紹文處士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
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一念不可妄

發

宋胡宿每語後進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爲
造物者所嗤

上蔡語錄命雖淺近也要信得真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
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問之對曰他安能陶鑄得我自有命
在若信不真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
用卻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張忠定云只一
箇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不當念之

周氏紀言記章鄧山自言少年多病後因念聖賢教人理
性情遂於喜怒上調停自此一向無病予多病當以此自
治

黃昏時須靜坐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乘

困倦便睡明日精神殊減

吳康齋詩云由來氣質已偏枯俗染彌深愈失初於此不加鏖戰勇卻從何處著工夫

楊慈湖云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凡事到痔且教胸中泰然急亦無用

細思驚憂二字總沒用處蓋事之小者既不足用吾驚憂若至生死窮通則又有命矣山谷曰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浩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萊峰先生記言予喜誦之以其平易切實於我輩中人以下者尤相近錄下錄數則以當座右銘 謀身無萬全之

策不如委命之爲安處世無百中之慮不如任理之爲適

若能事事信得命過省多少煩惱

餘見吾師錄

夫子溫良恭儉讓五字都要想見其氣象謝安迎桓溫時

氣象常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要想想之者所以變化氣質也不然想也沒用

王龍溪去官之日僚友餞送意氣自如若加一分意氣便不自如矣人心本是活物怎教他定得今人流放於物欲此是樞都不在日子裏若要拏定此心則是樞都死煞了須是終日開闔而不出日子方是此龍溪語子春來在有爲上用功乃至欲遏捺之使一念不起遂成心疾不唯臨事不得力反受其累觀此語不覺泮然渙然龍溪之學今人病其近禪要之未可輕訾也

妄語如因人以宛轉其語便是小人之態只看朱子與人書不肖少有依違便是其心之忠信也依違之病予最厭之然一時不能免觀此可戒

操練軍士正爲殺賊遇賊放過操練何用平時講究道理

一遇境界便即隨波逐流何益之有念此可痛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
而無事

剋日成功如籥箏離弦直造棚的此立志樣子也耐心持
久如磨杵作針不計歲月此用功樣子也

勞生以徇物不亦愚乎遺物以偷生不亦鄙乎愚則吾不
知鄙則不免矣

多思預算決定無益聖人所謂思患預防蓋是指人事可
盡者耳

張文定 邦奇 觀頤錄序曰夫人情於既往之愆輒能無懼
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
壽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
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哉昭事錄序曰

子年二十四五官翰林時則有觀頤錄每夕紀過以觀所
頤厥後侍養家會窘迫拂抑時櫻於中而鄉居僻絕乏朋
友之助深用自懼每日晨興焚香拜天取易書詩要語乾
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
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過蓋以天與此心爲類師也云
云壽輩實能畏天省過如此予數月以來無豪髮之益心
過日積口過日增歲月之已去者如火銷膏而不知也精
力之已耗者如積水竭於螿漏而不覺也於乎困而不學
者予之謂夫 張公鄞縣人嘉靖
間爲兵部尚書
張文定與人書又云外不能不與眾周旋而中竊厚自植
立恐恐然唯懼有愧於平日之所誦讀蓋亦已艱矣
文定公又與人書云君子素位而行當跪而跪當拜而拜
苟中乎禮即與飢食渴飲者何異

文定中庸傳曰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強或曰何如其能強也曰勗何如其能勗也曰思曰奚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況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目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況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翼吾壽而不少息乎且大化之往也無窮來也無止往吾弗及而來將不吾復茲吾於萬古內一受命也而可無勗乎節三十
三字

管張天祺自約自上牀後不得思量雜事趙州參禪自云此心於二六時中唯粥飯兩時爲雜用汝今只簡點此心一日不雜者有幾不患念起只患覺遲此至言也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曰爰尾而唯吾之禽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正學
語

勿以無益害有益

日月易逝陶士行所謂分陰可惜非欺我也在吾輩雖秉燭以繼日猶嫌其速而況堪以謔浪嘯傲荒其日力乎病中思管人語云曾於病中會得移心法益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也

予生平躁而多怒每痛戒之嘗觀陶淵明買僕遺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文中子曰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故所畜長鬚赤腳未嘗遽以疾言厲色加之至過從友朋之家讀書夜分蒼頭侍側則必先命之寢而後安今歲有韓兄不鄙而招我愛我至甚少陵所謂憐君如弟兄不啻過矣季秋之廿一日受風作疾寒熱竝作劇於冰炭卒仲舍兄脈之藥之而廿三日汗猶未發伏枕自念古人於病中得移心法慎之靜之自愈此時藥力已行而心固

不亂也廿四日疾少閒廿五日能履地矣兩日偶有所需館使不能時應至午後予遂大怒而疾言厲色者稍稍露矣夫子於無病之時館使嘗聚談謳吟乎其閒而予不之怒予至是而怒邪予之怒非所以衛生而養德也寫至此適有韓出相問因告之故遂不及書竟而止此一時之忿蓋亦因病而躁與庸人無異

今夕病中自省能臨事無將迎否事過無沾戀否能喜怒哀樂得其平否能口無雌黃否能重內輕外否能刻刻內顧主人翁否凡此皆耀所知之而不能力行者也

數日來已被疾病勘破因思八月廿三日午後大病時卻能置生死度外一心不亂略愈便起雜念打算世情籌量身事細思之畢竟何益若能把持心境常如廿三日午後病當自愈矣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欲進道須謝外慕乃得全功節十九字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

理會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經傳知其指趣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壽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能安之若但繡其輦輓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能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

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百
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
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
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
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
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
盡去矣數十年先生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
生寡過可讀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
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間其道理之曲折然後
必致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
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別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
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
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
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母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
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
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通病無此四病
則善矣 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
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
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 某人文學
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
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
其事理皆須精軌涉獵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
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 右黃文節公刀筆數
則喜其論文行皆切學人膏肓病中錄之無一字不當佩
服

心氣不定常如猿猴相似一物來攪便諸念紛起畢竟作何把握能把握得的又只在眼弄如何偏主張不得要知只是工夫間斷所謂一暴十寒也到近日則十寒無一暴矣

先儒云要如爲九層之臺須大著腳始得念之念之多觀古人法言亦只是說話全不濟事只如近日所看古人語錄不少摘其一言一句行得徹底亦儘可無愧爲人若旋忘則是枉卻一番功夫也

汝今也莫將精神浪費也莫汲汲皇皇今日讀一書明日要用今日做一事明日要成但該做的事該讀的書只恁做去讀去我友龔儉化說我不耐煩此病誠有之不耐煩生於欲速欲速甚害事我自知而自不能改可愧也歲月易逝勿作閒事消費功夫眼弄朋友疎也得密也得毀也

得譽也得諸小試弄也得後也得只逐日做正經功夫每夕查一日過失無負學道初念節五十一字

自銜其所長最可恥

向嘗見讀書善養氣語未深見其妙今乃知養氣二字是讀書第一要領我今必須擺脫萬慮使此心清清空空常如十五歲以弄時自然清明來答人云韓子因學文而見道良不誣也我向來看得語錄太多障蔽聰明總是沒幹聖賢一句二句用之不盡何須許多然不讀書時又防此心茅塞山谷所謂對鏡則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者故知書本上義理時時澆灌不爲無益但莫作說話過去須如象山每事要討著落耳

弄過山積思之但益愧悔愧悔何用只求將來莫如既往耳每日兀兀地早起轉眼一日已過可爲畏懼可爲畏懼

過字要認明白不是行一過當事說一過當話纔謂之過
凡應事接物時存一將迎心留滯心籌算心此心便生種
種葛藤雜暗而不光明矣心既雜暗處事便不得當諸惡
連類而起矣所謂學人當從本原處用力若末流上縱然
補救得一二事畢竟病根尙在 he 日復發論語所謂克伐
怨欲不行焉是也然吾輩初機學人滲漏亦非一處故動
時尤須檢點先輩云吾輩試自念與人接幾句閒話而將
迎之意纏擾不已其去不學者幾何細思此種將迎起於
何處須與掃除一空坦然豁然則動靜如一而學問有入
手處矣若靜時惺惺一動便覺忙亂濟得甚事
先輩云要人感說怕人怪此私心也今試從應事接物時
靜察之若此念洗滌不盡如何便要學道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年已八十神宗見

其康強問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
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神宗以
爲名言

人簡默最好予每對平日狎習之友輒信口溢發往往及
人短長大不可也壽夕女揚先生酒間語予云人有無心
之言而受之者大不能堪予嘗見毀於一達者今終身皆
受其累予聞之悚然噫吾輩雖黃雖不足爲重輕要之亦
是殺機未盡當思以身受毀此中斷未釋然則人之受毀
亦猶是也嘗憶一書載一先正語云我看天下無一箇不
好底人此等胸次直是大不可言
與人談論若意有不可卽當說出其人未必不以我爲是
也如度其人意不可回我力不能救正亦當付之默然莊
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亦一道也切不可隨順其人以求感

說蓋其人意見已差又得一助自此再無挽回矣韓魏公與歐陽公同在政府知歐公不喜文中子又以繫辭爲非孔子書每會未嘗語及此爲可法

紫柏云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覆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滅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至言哉常念此言喜憎毀譽何自而起

不能鏡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唐子西語可味陶石簣誌王性海墓載其語云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之功難此進一步語也彼所謂易者吾尙以爲難況其難者乎

人能暴吾過者吾師也人能是非吾言者教我者也切不可當面錯過反生嗔忿

怕聞俗言怕處俗事怕見俗人皆大病也脫灑人何入不

得

聞人少見閒話少說自是寡過法門

古人不可輕議先輩不可輕詆

心逐物移便不中節卽怒時驗之可見

怕人非笑則好事不敢爲要人感說則不好事不敢不爲推之一言一動亦然

人之處世如舟行江湖中如予所處蓋無風未能行耳尙未遇惡風逆浪檣傾楫摧時也無風時易閱惡風時易怕欲他日不怕且學今日不悶

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吾自察悠悠忽忽畏難而不能持久懦莫甚焉管人弦韋之佩吾其從弦乎書以自警

清虛則明雜擾則暗心體只是如此朱子大學注以虛靈

不昧訓明德確不可移

朱子大學序云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數語道得破說得盡

聖賢論學知行二者必不相離離之不可以爲學近世王伯安拈出良知教人蓋以知透處行卽在內不知行不到者知亦不到大學之格致卽中庸之德性問學論語之學思也今以爲格去之格其謬甚矣今有人端居戶庭偶披圖籍見輿地之廣大道里之曲折歷歷在目遂毅然與人言之以爲周行四方者莫我若也然欲其出門遠適則東西不辨矣若實曾徧歷者身到之處自然知得鑿鑿他日再往自不待問人矣近世有學者閉關三年出關時卻成呆人滿腹見解畢竟何益愚於良知之說未嘗實見得是

斷不敢右象山而左晦翁也

聞剝啄聲惡之見雜人厭之心之易動如此

管幼安自訟曰一朝科頭三晨晏起蘇明允譏王介甫曰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予於古人長處無一得而短處恆類之可爲深戒

雜念營營不能當下埽卻此非孟氏之所謂茅塞者邪欲身心輕安難矣

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榮譽弗喜辱毀弗戚此王荆公題元長老像也浮屠人乃能如此吾輩讀聖賢書於榮譽得失尙未能擺脫何以學道

我身如匹練不可使墨汁稍污

周萊峰問林與川少時多病長而反壯用何道而能然與川云只是行其所無事節飲食寡嗜慾而已此外更有一

法古人有語云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寬寡嗜慾是節飲食之本若食少心煩伐命必矣予嘗與友人言志予云欲作一好縣令以及民最便也友人云汝性不耐煩做不得予悚然服之大抵不耐煩始於欲速欲速則不達不達則愈不耐煩矣今蚤閱周氏紀言有云耐煩二字千古祕方然須辨認引子清切方驗引子者看自己一生立定主意如何如主意在卿相此方便是三斗醋三斗薑是已主意在仙佛此方便是調火候降火性是已主意在聖賢此方便是不遷不貳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辨之不精鄧綰甘笑罵師德謁相門益重其病耳

洪皓在冷山有詩云一夕之飢不可忍蘇武當時十九年學者遇不堪事當以古人極不堪事自想

山谷題跋多名言可誦略摘三則皆可終身誦之書贈韓秀才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理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破之於書書與洪龜父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克己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與姪復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事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節十二字

心與事原不相離學者未能卽事明心所以靜時不失動時便失了程朱格物盡之矣陸象山亦云近日於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功夫

靜時最要養未嘗養者多不中節

遇貴勢則致敬遇貧賤則否遇名人則謹言遇庸眾則否遇強悍則怵懼遇異懦則否遇得意則發舒遇困窮則否

此等皆小人俗人之態又有一等以貧賤驕富貴以後進貌先輩以血氣禦侵侮以激昂處窮愁亦皆不學之過只每事平心何等好

子魚翁謂予病當由心鬱管人謂治病先治心讀書作文只宜隨力待時此予要藥也治心之一說予嘗以之勸人臨事錯誤處甚多歡喜處怵亂處皆宜三思

東坡云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貪饕損福兼非攝生之道戒之

細思此事直須動靜交攝然非冥居獨處爲靜應事接物爲動切莫分作兩概

陳仲醇曰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旁至言哉吾嘗眾中察人有以言色說人者未嘗不心鄙之切勿自蹈此失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吾今於此二字正未得破切莫嘵嘵多言

是夕忽然不樂蓋心受外境搖撼故憶子魚翁向予言治心之說甚愧不能盡尤愧聞此言時作平常義觀

唐子雅以偶立人簷下被毆蓋其人新娶妾慮有窺伺也子雅有佻達名此事無有諒之者瓜田李下古人言真不可忽

時子求述其邑風氣刻薄且席間談鋒甚囂乃知多言固是厭事管人云豈有名士終日妄語向見朱脩能飲次默然不言爲之自失喧呶中少一語是少一過也

既要做好人安得世法圓融又安得世俗人皆愛吾吾求無愧屋漏而已

壽數日連赴友人招久病初愈嗜酒顛狂既昧尊生又乖

養德應是讀頤卦未朝巨

世味中割舍得淨才好脫灑多思多憂皆緣未曾割舍若浸尋不出終是俗人而已

人事往來於吾心膠膠擾擾終不能靜似此兩日雖詩書亦無處浸灌也可歎心欲安靜慮欲深遠

二十日來不加檢點袞袞應酬甚非靜養之道信乎此事一失便不可挽

聞人談惡事不加阻遏復從諛使談便如自談一般人有失宜諱之雖過端彰露若無與名教便當優容昨飲中談一友過事此大罪也

簡言工夫難做言動相連多動便不少言

閒事少思閒言少說閒人少接閒地少去閒書少看閒文

少作若能如此雖終閒也好

徹亂昏沈四字總不易脫離此卽就彼二十日內多受徹亂之病

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反爲殃豈獨事哉快心說話不可容易說出

信得命過也好比來與大人體勘得命字甚明直是不可力爭

董子曰積善在身如長日益加而人不知也此言最爲有理吾自察向來矜矜把持之日過惡終少近日放弛便覺輕言妄動不可枚舉

日日查己過刻刻查己過

自念平生病痛苦於輕言苦於貪味苦於忿懣無舍宏之度苦於懦弱無剛特之操反觀內省何曾脫得小人氣味

陶菴集卷九
而令學問更何所求倘能改去此病何樂如之雖死無憾
此萊峰先生自微語也近裏著已真實學問人苦心如此
予尤喜其一字一句可作不肖箴砭故書而誦之
灌而溉之勿使其蕭索也芟而薙之勿使其蕪穢也山谷
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羅近溪曰悉滌塵埃晶光天日大丈夫胸次如此
昨酒中露一刻薄語醉後起一邪慾念甚悔甚悔邪念一
起展轉相附而生甚是可畏管人所謂蔓難圖也
心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
凡事只畏精誠二字精誠而不能立事者未之有也方士
說內養總是襲取工夫蓋彼所知者無暴其氣而不知持
其志也氣一則動志若養到純孰自然有些效驗但臨事
用不著一經撓亂便失之巨

予遇事不能做徹此是大病

予受氣本薄而復以多思敗其氣可爲悚惕蘇子云安心
是藥更無方

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輕輕放下

造物安排已定畢竟人算計不得也然須要盡我之事我
事未盡如何怨得造物曾見大豐之歲農夫有不耕而穫
者否

剛者陽德也出世入世皆不可無然聖人皆是體剛而用
柔故曰天德不可爲首

士遇利害窮達若碌碌如眾人便不必讀書

陶菴集卷第九終

順德龍鳳鑣校棐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陶菴集卷第十目錄

自監錄二

十一則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陶菴集卷第十

自監錄二

雲棲蓮池大師記岳忠武降筆事有士人扶乩請仙忠武至或問之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當日何以不矯命破金而後歸神以乩振几三下曰君輩真白面書生耳吾不奉君命將士誰奉吾命乎今夕偶讀史至李懷光養子事有感懷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吾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此言足以證忠武之言不謬矣忠孝一理也不忠之人為子者叛之微獨養子而已李確懷光真子也懷光欲反確密言於上懷光敗確亦自殺夫以確之賢而不能全其孝於叛君之父何有於將士乎即忠武矯

命伐金雪不共戴天之恥萬萬不可與懷光同日而語然挾其軍威以抗君命尙得謂臣節乎忠武慷慨通大義平日在軍中必無日不以忠孝勵其下君召不奉詔亦何以示下哉五百年來說者紛紛非忠武自言之誰有見及此者文山云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忠武之靈固赫赫在人世也

朱子稱周子爲政精密嚴恕此四字足盡政要精密嚴所以行其恕也未忙先做事至卻間所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閩外之事不從中制也如穰苴之斬莊賈亞夫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是也若夫將之生殺進退則制於君矣苟將之生殺進退不制於君是無君也於乎宋岳侯元脫脫知太義也夫

韓魏公遇事札定腳做張太岳與人書云二十年壽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聞焉二公是何等骨力吾嘗謂太岳之才似魏公但彼元氣多此霸氣多且學行之高不如王荆公但荆公執筆爲人所欺太岳卻欺他不得大抵任天下事識以主之膽以輔之強力以濟之缺一不可

友人談趙元錫被逮事云吾兩日多憂今思做秀才勝做御史不憂矣予爲一笑噫御史美官也一被逮而人遂不願爲之榮辱倚伏詎有定邪等而上之李斯相也而不至不得牽東門之犬陸機將也而不至不得聞華亭之鶴將相之爲旣如此世人知將相之旣而不知遠旣於不爲將相之先可謂愚之益愚矣

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事以爲己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

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巨

楊椒山年十一歲即能代兄收糧收納記算胥酉點查俱不錯誤我輩獨是何許人

苻堅之來其勢決不可當矣而輒知勝負不可料乎所以謝太傅任之為高院判之至其既決不可逃矣而輒知倚伏不可必乎所以劉元城安之為得

古人膽力直是可畏如覆楚復楚椎秦等事何等堅猛沈孳子胥包胥事皆即成子房事不成而佐漢亡秦則亦終成以三子觀之荆卿不足道矣

能為流俗人所不敢為能不為流俗人所不敢不為才是豪傑

所謂豪傑者見得定後猛力做去更不顧人是非毀譽韓

魏公是也然須看是非我者為何等人王介甫不分賢愚一以為流俗所以謂之執拗

陶菴集卷第十終

順德龍鳳鑣校桀

三十四

自監錄

陶菴集卷十一自監錄

陶菴集卷第十一

自監錄

日間無所用心之時太多則不當用而用者有矣今卻立定課程早起看時義數篇粥後看時義經義十數篇飯後看史記十葉文論二十葉餘功臨舊帖一紙或靜坐凡事閒斷總不好

病記誦欲精不欲博此向日誤用功夫今猶不能驅好博之

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艸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江河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論文有

至理

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輒學者喜博而常患不精汎濫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看後句此一字理會未得更不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一循序二無欲速或問學書之法對曰今人非不欲字好只是潦草處多吾生平雖作一小東亦不苟且程子謂卽此是學

王荆石先生與林秀才書曰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於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悔否能獨弦哀歌不落漠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辭欲弔而且卻不得不出於脂韋輒輒以牽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敝策不如芻駕之得路也荆石此言眞文章家妙訣不獨爲制舉業而已

春壽看二程書發學道之志遂將舉業看得輕了不知父母之心如何望汝汝卻悠忽如此卽此一念便不可以學道

張文定公幼時讀書限定課程惟節日稍寬以息其力今我亦限定做去早起看周易一卦隨筆錄主意看經文選四書文文限閱五十篇看史記蘇文三六九作文兩篇此

今歲課程來歲尙欲精密憶謝象三謂三六九作文必宜
三題兩篇亦不濟事向來所以不輒者只坐少作之故爾
今當次第益之限定不完者罰鈔時文十五首勤則不置
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一二十年讀
聖賢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間老成人之
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
看故也此言切中末學之病可謂深錐痛劄矣予嘗謂今
人於六經四子之書童而習之究其所用則止以應科第
而已而於釋氏書則尊之曰內典嗚呼六經四子外典云
乎哉

經學之不明自不務實始也近見人有舉於鄉者間座主
澹泊甯靜語刻以遺人予爲之一歎彼平日所讀何書豈
無一句可行者必至是而始聞此語耶東萊所謂讀書不
作有用看者益深有感於俗學之弊矣

朱子曰這一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
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先儒論格物義云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
機也吾謂讀書法亦然

又云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如
左腳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
接續不已自然貫通

顏之推家訓云吾七歲時誦魯靈光殿賦至於今十年一
理猶不遺忘二十年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
矣某四歲誦周興嗣千字文今猶記憶十歲以往爲俗學
所困經史大意皆未通曉今欲稍從學問而轉眼便成三
十許人矣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追誦顏公之

言可爲歎息

方正學曰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謝而已又云自少唯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又云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鳶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說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此三則語深得習靜讀書之趣吾與人交既疏節不能委蛇或目爲傲而語言任拙又多脫失眠痔諸人又鮮與吾同志尙者規過砥疾既無其人而時俗之文又不足多論論亦不解止應閉戶讀書目覽方先生語歎息久之讀書至鐘鼓風雨不復覺始爲得趣予自覺心雜所以向來少益葉熙時讀書雖呼之不覺其精專亦不可及

讀書作文既無果銳精強之力又無優游漸漬之功所以日就荒落

今日偶取舊日時藝觀之大抵氣多不貫意多深棘詞多冗長此吾向來病也疏通以養氣條達以命意鮮榮以措詞此吾今日治病之藥也

用心於帖括誠可謂作無益之事耗有涯之生然今日進退無據勢不得不濡首於此且莫當作閒事莫看作難事吾少時爲文頗不至底滯憎此時師友不得力年馳歲流加以人事牽率今遂忽忽無所成就念之可懼自今以往宜刻刻徹醒勿嬉戲過日

爲文於未握筆先橫一畏難之念於胸中困苦堙鬱精采氣勢皆消鑠矣安得有文曩日婁子柔先生謂予曰子文太精緻不如放縱爲之使氣昌詞流則必勝矣此予良藥

也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鸞鳳一鳴蝴蝶革音涵古如今無有
端倪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
鬼入神出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平澤
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此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稱
誦昌黎之文也握筆時當作此想不可自安凡陋

爲文固不可以易心掉之若凝斂太過則巉嶮而乏氣象
文章小道巨然以氣爲主氣弱者雖爲之不至也試看古
人擺落萬物高蹈獨往文章安得不妙

張文潛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
工世未之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
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

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
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
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
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蛙之玩目江河淮海之水理達
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
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亦無有此最文之
陋也

世俗之學雖鄙陋可厭然今日既未能決去便須於此汨
沒沈浸一番庶幾有自拔之日若只如此悠悠過去恐進
退失據徒自苦也

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言氣得所養
則律度自我出文斯妙矣柳子亦曰文以氣爲主
文字從肺腑中流出自然峻拔不羣

老泉與歐陽子書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揜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執事之文紆餘委佩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評三子皆精當讀之亦可得文訣

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

蘇伯衡
論文

予歸見友人作時藝有刻意趨時者句摹字仿讀之厭憎

蓋爲其義理不明揜題便不知何物也噫士君子有義有命時藝小道勿使至背時可矣何至效顰學步如此充此一念何所不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出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及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行文之法矣吾人拘拘爲時俗之文觸地呈碍如著敗絮行荆棘中其故安在當思之

鐙下閱東野集中有讀張碧集詩曰天寶太白沒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

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碧詩固皎皎者邪今其集未見
行世當時苦心吟諷安在不同鳥獸好音之過目也因思
唐人能詩而不傳者甚多管人以德言功爲三不朽夫言
固有其人而不朽者矣言何足以不朽其人哉管宋末
王氏遭虜嚙指題詩清風嶺投嶺下死後每遇陰雨則血
書墳起後人立祠嶺下李孝光爲文泰不華書之今其詩
傳矣然固王氏傳之也若夫張睢陽之間笛一篇文宋瑞
之正氣諸首今皆炳炳在人耳目然使二公無詩其人不
傳邪傳不傳何足深論吾悲夫蹋壁苦吟之士其意本欲
有聞於後而名湮沒不彰者比比也士固有志奈何以小
道自處邪

空色不暝水秋聲多在山管友人徵上句於予予未有以
應也偶思此句不過言空水如一自從來作者卻無如此
虛妙覺暎地爲天色遠不逮矣
謝康樂池塘生春艸得之夢中評詩者或以爲尋常或以
爲淡妙皆就句中求之耳單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
之根在四句之莠其云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
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而至於池塘艸生則臥
疴疴所未見者其時流節換可知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
然其妙在章而不在于句不識讀詩者何以必就句中求之
也

管人謂韓退之因學文而見道予謂學詩亦何不可以見
道古聖人之論詩曰詩言志又曰詩無邪此萬世言詩者
之根本準則也詩人各言其志而一本於仁義忠孝和平
淡泊之旨則無論世代之升降體裁之奇正而均之乎追
古之作也彼規摹聲調寸步不失如優孟之學叔敖而自

命曰古既非言志之義乃若蔑棄規矩一憑胸臆其流至於爲險爲怪爲誕爲纖爲鑿爲俚又安所稱無邪也善夫元次山之論詩曰拘限聲病喜尙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慙於雅正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正之士大雅君子取而誦之則未見其可近之爲詩者承李何七子之弊或變而之郊島或變而之宋元險怪誕纖無所不至而景陵二子起而矯之學之者復將至於爲鑿爲俚益其所斤斤自得者不離乎句字之間管人之所謂激而求奇者非眞奇也嗚呼力矯時習一歸雅正如唐之沈千運孟雲卿其人者已不可得況進而之李杜耶又況進而爲漢魏三百篇耶讀唐詩至賞心處欣然忘食乃知此道最易沒溺人近鍾伯敬云平生精力什九盡於詩歸一書此僅賢於飽會終

日者曰

作詩文摹畫兒女情態爲後生狂藥其罪不細吾今生戒之

陶菴集卷第十一終

順德龍鳳鑣校采

陶菴集卷十一

自監錄

知服齋叢書

今人非此五者不會就中文會似屬正業然於進德脩業略無毫髮之助而或假此以爲下四會之資予深見其無益自後立戒不得輕入
習靜是弟一義讀書是弟二義作文是弟三義求友是弟四義今人奔走徵逐多云篤於友誼吾實恥之
揚子雲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也杜子美云文章一小道於技未爲尊彼所謂文大者鑽窺微密小者推敲風騷此後世學文之徒所嘔心不能到者也二公猶輕之若此今人所業者不過應舉時義耳以視二公之文奚啻燭火之於日月乃至窮年累月疲耗心力於此中可謂不知務矣陳恆絨君章集注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雲峰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夫子也近聞子將云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往往動後人之疑今未見全文若何

自當依雲峰說不可使文定有非聖之罪

予舟閱二程書友人從案頭見之語有韓云渠何故閱此書有韓對以此書宜閱友人搖手不然意令人讀種種非聖書見者不之怪讀二程書輒怪作種種累理事間者不之怪學二程爲人必怪矣

雲間周萊峰先生之爲人吾所不知也讀其學道紀言篤實謹密古好脩君子也有韓云雲間人甚稱其惡噫豈有篤實好脩如萊峰其人而猶惡者因思先正云要人感說怕人怪此私心也又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如萊峰者豈不怕人怪不畏人非笑者邪讀其書不知其人不

可也
列子曰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設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噫此所

謂御風者也此亦列子從心所欲從容中道之日也然畢竟與孔子不相似爲他走入爲我窠臼中

昌黎曰今世之爲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

呂溫陳先生墓表曰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極矣

孟東野詩曰道險不在廣十步能摧輪心憂不在多一夕能傷神

古之高士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予遊於友朋間人數得而飲食之能無愧乎

人說非理語不能救正則當以不答銷之

向讀雲間周萊峰先生紀言實心儀之有韓誤信雲間人云此大惡人予斷謂不然今早與一友談及書畫此友云

萊峰書畫極佳予問其人曰古君子也不覺色喜萊峰爲人雖不以此友之言而定然而一念之好善有不能已者唯恐萊峰不得一助耳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君子與人交聞流言而不信況其輩乎又況古人乎

因在舟中間雷悟得天地間總是一氣

餘冬錄云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如哉荆公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枕上讀至此不覺蹶然驚起嗚呼斯立學詩而退之惜之退之學文而介甫惜之介甫志不爲世俗之學乃不免誤用而後人惜之今我飽食終日一無所用而猶不自惜竟亦無有惜之者矣宜猛勇自勵

吾嘗見一鄙夫本恡財也而與人書曰生平最惡重財輕義今日見一薄夫本以誦書詆訐人也而曰生平最不喜談人隱慝嗚呼小人之肺腸口頰如此此等人何足道鄙薄二字究竟我何曾脫得乃說人邪
嘗讀王伯安羅近溪王龍溪一流語錄怪其高遠之過也後一變而爲任俠顏山農何心隱之流種種迂怪世或指爲大盜而流弊極矣然伯安之學實祖象山象山之學固從孟子入者也學非不正而流弊至此立教者可不慎乎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謂其舍正道而之他也至言哉

精神力量如此汝知非用世之具然境界遭遇逼人入萬斛蟻蝨中歲不我與分陰可惜豈堪閒愁閒悶耗其二血氣邪

萬事不須閒著意只應隨分閱年華

大人凝然不動不小家相

羅一峰與人書曰近世大儒有下第者其言曰今秋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弟姪研磨義理猶舍荆棘而達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脩道崇德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爲憂則其念慮之害與世之醉夢富貴者又何異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祿仕固聖賢之所不禁但不可緣以得失置胸中耳又曰若不以得失置胸中則應舉也未甚害

此子大病也

鐵劒利則倡優拙此語出韓非子而程子語錄象山語皆有之蓋喻爲學有實得則外飾不足也

正學與人書日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非唯古之富貴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噫清福豈易得哉
取友難哉泛泛而識之泛泛而交之不待臨利而操戈臨害而下石也

予嘗與一先輩論及程朱先輩極譽伊川爲輒拗紫陽集注爲頗謬予時亦附和之近讀二程書始知伊川不可輕議紫陽注雖有未盡合處然爲壽輩表章功在後學夫豈淺鮮管有著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失者東坡極訶責之況闡聖人遺經於千載之下其難易較作史何如豈能一一合符乎蓋此先輩究心禪學與宋儒氣味不合予當時

妄言至今悔之

學韓文者始於宋初柳開仲塗柳公儻負奇氣其文能變五代之習今其集未見行世元郝經伯常文章節義時人比之東坡歸震川集有跋伯常堯帝碑文云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兩公之文皆足以傳其人猶泯泯如此豈顯晦有數邪抑尙有所待邪

劉寬羹污衣韓穉圭玉杯碎不怒其婢若吏出於無心也若上下嘻嘻雖兩公何以齊家乎近聞陸君履常之子爲人誤傷其目置而不校舟赴金陵爲來舟觸其僕墜水死亦不校蓋皆出於無心也此兩事較劉韓兩公所處更難孰謂今人中無古人乎

管賢有聞父叱耕牛聲而泣者日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未免勤苦吾父雖不業農然一家之事萃焉其勞甚

於為農吾讀書本求顯親今反貽親以憂是尚得為人子乎屈指來歲距秋闈一載有半揣摩之業足以成矣微天之靈使疴瘵得脫於躬雜務不撓於外濡首帖括必有當焉若藝成而復屈便當捐棄陳言供為子職雖求田問舍烈士所譏而學者治生先儒不鄙未能濟世豈可累親咎吾邑張伯常先生二十歲時與父約三科不中即絕意進取代父理家後至第三科得售蓋二十九歲也予來科亦當其年利鈍決矣崇禎辛未孟冬廿九日我與我約看人詩文不宜違心過譽以求感說此處害亦不細待人

不誠亦是心過非但口過也

韓子原道極於正心誠意而不日致知格物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卻不說明善誠身歐陽子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皆朱子所謂無頭學問也

俗書不還大過也而人每忽之俗書遲還亦不可憶楊萬里集中有謂生平未嘗俗人書不還而人借之者多不還噫此亦甯人負我無我負人之一事也今後俗書當記年月日最遲不得過一年俗書不還與俗財物不還者何異白晝攫金人謂之盜昏夜舫篋人謂之賊俗書無盜賊之名而享其實不大得計乎予向借友朋書委積未還今逐一開列於後次第還之唯借間初上人書三四種今已成故物益以重吾過可歎也

董思白論畫云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病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如刻畫細巧為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此言似謾而有實理推之作文臨事亦然早起梳頭每落二三莖白髮年未三十血氣如此管人所謂蒲柳之姿者非耶歲月逝矣而學業不進可為浩歎

朋友聚會是好事然說十句話中少一句合理是以聚則
滋過

陶菴集卷第十二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陶菴集卷第十三目錄

繇己錄上

九則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陶菴集卷第十三

錄已錄上

聖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尙未到立境界一可懼也
 顏子不貳過今有過皆復犯二可懼也朝聞道夕死可矣
 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懼也古人蒙養時便有天下國家
 之具今時過而後學從弄歲月皆棄擲於無用之地四可
 懼也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古人變化之速如此予自二十二
 三時即知有此事今十五六年矣比咎無大相遠再二十
 年便成六十老翁矣如此終不免虛度一生也今乘識力
 疆健時日日提撕刻刻鍛鍊成就世間一了事丈夫亦不
 枉堂堂地作箇男子如再作一番閒話過去上負父母生
 育下慙人世供養何以爲人

須知到臘月三十日要遲一刻亦是難得則今日之一刻斷斷不可放過

偶思孔子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此不獨子路氣質剛稜能禦外侮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欲應公山之召子路請勿往由此言之聖人形跡之間略涉嫌疑者皆爲子路所匡拂此惡言所以不入也取友之道亦當如此
管甯之揮鋤不視可謂不貪矣其視黃金與瓦礫無異也展禽之坐懷不亂可謂不淫矣其視女子與木石無異也婁師德之唾面自乾可謂不瞋矣其視面之唾猶不唾也孟敏之破甑不顧可謂不癡矣其視甑之破猶不破也若此者心能不動故也不動則一矣一則誠矣
心如一王必不屈於臣僕之下心如大將必不死於匹夫之手心如美玉必不灰於劫火之中心如鐵劍必不頑於

朽腐之木只要識得心是何物自然意氣增長光輝日新向來氣息奄奄如垂死人正坐不識心旨

向來看得信道二字容易萬仞崖頭劄腳不轉纔謂之信易卦之所謂頻復論語之所謂日月至焉者皆信道不真之故也所以宣聖教人主忠信又云篤信好學又云忠信所以進德只要鍊得一箇信字成就則誠在其中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國無道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皆是箇信到十分處要知有九分信仍有一分不信則不得謂之信矣

此心一刻在卽人也此心一刻不在卽禽也日用動靜間一提撕則去者可還也一不提撕則存者立亡也

處物待朋友之際一以平等心還之則人之憎愛乎我者皆聽之矣然又無儻侗一視之理唯等殺處不過其則謂

之平等親之過而翕翕以契疏之過而淡若行路尊之過而齷齪苛謹卑之過而頤指氣使乃至稱呼之際一拜揖之間稍失其平便非天理人情之則矣然又不可逐事檢點如此即與世俗人無異要之心正則百物皆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

讀白沙集中有云足不踰閭要知事來亦須承當故又云日用間種種應酬隨我所欲又須知學雖未成必無等待之理但事物之來隨其力量而處之無一豪私心與乎其間便能合理若等待學力既成而應之則終不成關門獨坐與事物判作兩極邪

陶菴集卷第十三終

順德龍鳳鏤校采

陶菴集卷第十四目錄

繇己錄下

四則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陶菴集卷第十四

絲已錄下

或問二程書義命二字極好不處置是無義也不肖舍是無命也但盡人謀三字詞病多少矣庸人念念不肖舍者亦只為要人謀耳不若先之以忠信好予曰二程盡人謀三字本無病盡人謀正指合義處如易云人謀鬼謀若不肖舍者衡命也非人謀之謂也

嚴君以關壯繆所以為神之故問涓耀涓耀對曰當是誠與直而已嘗曹公之厚禮壯繆也疑有去志遣張遼探之壯繆知遼之為曹公來也又知曹公之知其有去志之可以殺我而無難也使他人處此委蛇其辭以對而姑為後圖其亦可以為忠臣矣壯繆則不然直告以劉主之不可負與己之立效而後去甯使曹公知己之有去志而已之

言固未可以或欺也此其所以爲誠也先儒有言立誠當自不妄語始可謂充類至義之盡者也充不妄語之類以至於盡則誠矣誠則無息無息則久久則神矣然而壯繆之於此豈嘗如後世儒生學士講貫而行之討論而出之哉蓋其天姿之高不待學習而無不利庶幾乎得聖人之一體宜其炳炳乎磊磊乎與日月爭光也若溫太眞之於王敦出閣復入涕泗橫流蓋惟恐敦之疑己而以權譎自售以巧慧自脫雖其事濟功立之後卓然爲晉室宗臣而誠與直則有所不逮矣使壯繆當之吾知其不屑也是故誠而直者神道也僞而曲者鬼道也以權濟經小德出入者雜乎誠僞之間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此誠至而天者也神又不足言也

與沈思修談不妄語一節因及誠字之義思修曰恐是天然如此便好學問如此便不好慮有矯強存其間爾予曰今人理路不明只爲避一矯字見人清節則曰矯廉見人寡欲則曰矯情無論彼人非矯縱令矯而爲善亦是他變化氣質譬諸爲將有攻堅穴險之功但當問其矯之之意何如耳如爲名而矯則純是機械變詐不足道也如爲變化氣質而矯則正是復其天然而非有礙於天然顏子大賢夫子猶教之以克己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道也曰克己思皆矯之善者也若今世所謂學問不過揜巨竊鐘藏頭露尾全無一點實心爲己之意皆坐不學問巨豈有真學問人而反爲無忌憚之小人開一捷徑哉今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爲貴則好色者自然好色好財者自然好財吾不知其可也令融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縱是矯而好名當亦不妨予曰此又不然好名之論可以策勵中下

人爲其不肖之念已生姑借名之一途鉤引之使出於善爾若立心便從此起則振矜於小節而敗露於大事砥礪於始塗而狼狽於晚節古人如此類者正復不少何異病衰之人服烏附諸藥以益其強藥力一去百病皆作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蘇子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謂此也不好名之人如真金不怕火好名之人如鉛錫入火卽變是在揀擇而已

偉恭問從壽習氣太多憂喜淫欲之根業已深重必須拔去而後可予曰汝莫管已壽事亦莫記習氣重不重只要當下明了自然一切截住如堵牆一般有甚習氣障蔽得我且汝說此話時習氣又在那裏駐劄若真說有習氣都無是處若習氣元無則又何必稱斤稱兩另將一物去壓倒此箇習氣此等見解皆由自迷家寶舍黃金而拈土塊所以生許多顛倒妄想於本分事無分豪相干也予從來受病亦在此處今奉天啟其聰於此中覷得些影蹤自分更不回頭三心兩意所願大家珍重閒話沒幹

先生所著錄已錄向藏邑中湯氏原本二卷陳氏錄入年譜止四分之一非足本也兵燹後無從搜訪姑就陳氏所錄分爲二卷編入集中異日如得足本再行補刊

陶菴集卷第十四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余刃誠 念宋山 陶菴集
歐陽井 承惠誠 西游行 西川人 會稽
歐王漢 新東嶺 惠風漢 悲臺燕 王公器
琴王林 京刃漢 情刃容 羊刃文 劉歐
平越苦 貝刃漢 首刃行 歐歐
對刃 貝刃行 曹刃國 歐刃
和史樂府

陶菴集卷第十五

詠史樂府

狡兔窟

責馮驩也驩為孟嘗君營三窟以自固於齊其後
孟嘗君相魏遂與燕共伐破齊

長鋏歸來債畢收一窟已鑿二窟留長鋏歸來重結鞬齊
王不寐君高枕嗟汝窟成傷汝國他年免葬元無窟君不
見趙城有客賣漿徒慷慨勸君歸舊都古來狐死猶邱首
免窟信信皆國狗

易水行

謂荆軻也軻欲生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謬矣
函谷關開五國走督亢圖中一匕首樂生久去丹金臺縱
殺秦王誰與守危冠壯髮車中去死灰之人見天意劍光

飛去白虹高不敵咸陽祖龍氣吁嗟乎趙城楚地詎已多
餒虎反肉世有無欲持約契歸燕都惜哉豈止劔術疏

曹相國

議曹參也參為相國不能興禮立樂

相君暇豫何吾吾後園吏舍聞歌呼咄嗟吏人相曉無相
君亦是高陽徒感姬春如意死縣官宮中醉不起老雉橫
飛十步裏君聖武臣畫一兩不如句酣歌弄白日相君刀
筆未有奇膠西長老稱宗師兩生堂堂牖下死相君空爾
為

潁陰侯

美灌嬰也嬰與齊襄王連兵於外故產祿之謀不
成

潁陰侯為呂亦為劉滎陽一出仍逗留滎陽下為劉不為

呂南北兩軍同有主呂家寶玉摧為肩臣功得比清宮列
高廟神靈再悅康九州未見炎精缺數千年事屢膠轄饑
鷹在臂隨人掣君不見關西男子稱雄傑力掃義兵看國
滅唐亦有人誅敬業韋孝寬破尉遲迥而楊堅之篡成魏
元忠破徐敬業而武瑒之勢固

刎頸交

責張耳也耳餘為刎頸交同立趙王歇及耳餘相

惡耳從韓信擊破趙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襄國
刎頸交生年單賤稱雄豪千金購老百金少兩人心知各
相笑雲起龍驤愚者驚為陳為趙皆縱橫監門憂一死河
北怨一生將印爾何物千秋破人情泚水義兵誠失策兵
敗猶合廣武惜信都趙後襄國俘生者獨慙廝養卒

平城苦

議漢高帝也帝自平城歸始以宗室女為單于閼

氏元封中再以宗室女妻烏孫皆從其國俗

平城苦平城苦七日不食能穀弩圍開一角卒有神女嫁
蠻中不猶愈錦車千乘送蛾眉玉顏羞殺胡中姬胡姬已
羞漢未足烏孫又聽歌黃鵠

長沙歎

譏絳侯也絳侯讒賈誼而信袁盎

仕宦去無中人不加車戲雜風塵上書去無相憐不如齋
夫立圈邊男兒有才耀奇世誰識公卿是軍吏蒙君讒救
君死人告周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君心乃在安
陵子噫吁噓古來樹人多樹棘棗樹懷赤心獻君君不食

首鼠行

譏韓安國也安國辨魏其田蚡事實陰左田蚡

魏其是丞相否壯士何須問杯酒丞相是灌夫族東朝正

爾憐骨肉當年鼠首何曾兩丞相車中怒鞅鞅五百遺金
事已往天下何人絕朋黨

舞陽君

惡女謁也何進異母女弟為靈帝后母號舞陽君
進欲誅張讓等舞陽君數受宦官賂遺為其障蔽
進遂遇害

舞陽君家屠羊女入宮暴貴強出入金閨遊紫房幸依省
內安能忘家有將軍讎段張洪鑪不鼓毛髮長張氏子婦
何氏殃虺分兩頭相齟傷管年文母為妖祥金由南陽國
再亾鉤弋之誅誠則剛漢家英斷歸武皇

哀趙郡

愔北齊趙郡王叡也叡欲出和士開為士開所害
死於忠也然叡嘗與士開諧殺河南王孝瑜

竟州刺史即日發領軍意氣何輕忽珠簾美女聊相給人
宮仍似握槊時數行詔下誰相雪管何宿留今何決餘珍
有受生者慙死者無聲獨流血華林園良有以死見先王
誠已矣冤魂莫恨劉桃枝請問西華門外水

秦王府

責房杜也秦王世民殺建成元吉房杜輩成之李
靖李勣皆不與

秦王府中力士舞君有父兄臣有主金高南山視如土拳
毛駿馬來揚揚管年射賊餘大黃一矢痛入慈父腸地下
宮中恨無極房公杜公皆有力千古獨誅亾賴賊

袁氏歎

譏劉表也表貽書袁譚袁尚諫其兄弟閒事甚切
至然詒謀不永後世幸與袁氏同轍

帝管有二子關伯與實沈其居各參商其釁日相尋降生
冀州野厥名尚與譚叶交臂仇蠻邦買首戈戟林百戰虧
股肱一朝竝為禽明明劉荆州憤踊進良箴豈知高樓上
冢子已悲吟

許氏客

美許貢客也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客亾匿江
邊策單騎出幸與客遇客擊傷策策遂卒

江東獬兒勇如虎身騎駿馬手擊鼓朝衝強陳偃朱旗莫
奮雄譚搖白羽許家奴客艸中來飛鶻猛射金甲開一死
為酬吳郡守九泉不避孫文臺君不見橋邊豫子聳長劍
五起不成衣血濺又不見河南小吏懷霜刀閣中董卓怖
欲逃此劍此刀不常有阿瞞老死紅顏手

羊氏女

醜羊后也后以高門之女嘗母天下乃至失身劉
躍極詆司馬家兒其遺穢青史視南風殆有甚焉
南風吹塵塵暗天洛城犁作黃沙田宮女如花委道邊金
墉天人亦瓦全姍笑司馬兒輕薄時世賢人字青蛾點新
粉半生博得新主憐君不見龐娥親報父冤孫翊妻殺戴
員健婦之名千萬年

渡瀘篇

美諸葛武侯也客有譏侯者曰何不徑伐魏而與
南人相持予曰蜀之南蠻猶吳之山越也山越不
賓則孫權不能不屈膝於魏南蠻不服則武侯不
能不稽討於曹出師表有云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然則渡瀘者伐魏之始也

三分鼎立英雄爭瓠壺夜縛成都驚丞相渡瀘瀘水清有

蠶可市刀可耕萬井燒鹽叩火赤丞相自臨添火色五丈
原頭星化石薄田十頃桑八百

別主歎

美徐元直也元直事劉先主其母爲曹操所獲因
辭先主而詣曹

報警讐已亾讀書書已精結交天下士仗劍求明君天翻
地覆龍戰野疏巾落落輕中夏同心但識鳳與龍國士誰
論陳共馬俯首看心心未變去住君親兩悽戀君恩莫謂
不如親放歸母子重相見古今忠孝全者誰羔能跪乳烏
能慈願向邴公求上藥莫令天水寄當歸

海東操

美管幼安也幼安居遼東廬於山谷晏然若將終
焉公孫度父子尙後所資遣皆不受晚而西歸魏

氏屢下璽書徵之皆上書固辭

海水兮羣飛亂離斯瘼兮吾將疇依夷叔高懟兮柳季已卑吾奉先人之烝嘗兮吾不敢受人之倉與衣

惠風歎

美愍懷太子妃王氏也妃太尉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陽以妃賜其將喬屬妃義不受辱遂死之

天家昏絕哭未絕離石兵來污宮闕青宮元妃太尉息齒劍如歸甯事賊君不見清酒三升書一紙天高漫漫白沙起路人愁歎金墉待還間勸進排牆年此翁此女何天淵

悲臺城

譏梁武帝也帝雅好奉佛其築淮堰以灌壽陽死者蓋數十萬人

王鸞鸞警夾路守帝在講堂僧眾走千緡足陌贖不回幅

幅詔書稱頓首石頭城北火酣酣歲在丙寅八十三內料罷供春殿閉鸞飛草長愁江南古來南北本無別不獨涅槃經內說君不見長淮築堰時壽春百萬為魚鼈

王公怨

責謝朓也王敬則女為朓妻朓告敬則反後朓為江祜搆害歎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拍張王公心不平兒曹彈作懊儂聲東牀使婿文賦手告變歸家慙見婦婦欲復讐讐未復尉羅高張廷尉獄朓詩尉羅者寥廓已高翔吁嗟乎三代史中君不遺朓臨終語門賓曰寄史不得見遺三代史尚君所知生受交親死無負樂布向雄皆我師

胭脂井

弔陳後主也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日與張麗華孔貴嬪等遊宴及隋兵至乃逃於井

臨春閣高雲不流仙女亭亭居上頭挈壺掌事斷更點凝情轉態無時休百舌黃鸝嬌欲語六宮詩學江郎體蠻牋照映珊瑚鉤玉樹陵臨文石陛日旰隱囊停細腰百司奏事紛牛毛手披目覽隨所遭迴身拜謝君王勞吁嗟長江古天險齊兵周兵君莫管隋家伐鼓轟如雷不似後庭歌曲緩緩歌曲待兵來胭脂井裏浣青苔家亡國破不可道故宮秋雨彫官槐

石頭城

譏褚淵也淵受宋明帝顧託賣國與蕭道成百姓謠曰可憐石頭城甯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石頭城高百尺黃襪干付巾幘露車行逢七夕司馬門稱

定策保妻孥輕竹帛銀柱琵琶在誰席山中何郎笑格格美鬚髯竟何益

污貂行

譏齊明帝也武陵王煜無寵於帝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曰污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大官一梓肉王子千金貂貂污猶可易忍疏骨肉愛羽毛莫起後堂山莫射東田鴟剖心置地中何異數斤肉君不見蕭家挺藕與杯漿不問典籤不得嘗累葉洪枝皆自翮臨湘別自有蕭郎

禹川人

哀張彪也彪初在若耶山為羣盜後奉表梁元帝及陳文帝據震澤將還據會稽彪部將沈泰甲進

等叛之彪遂敗走獨與妻楊氏及一大黃蒼入若
邪山中陳文帝遣人殺之欲迎其妻其妻誓死不
辱遂許爲尼彪友人陸山才嗟泰等背叛刊詩吳
昌門

若邪壯士七尺身生死爲梁不爲陳雖然不及陳興國亦
是當時雄傑人萬騎翻城多部曲潛身獨上山巔宿夜半
火來爭斫頭黃蒼驚叫青蛾哭一哭田橫命何短再哭人
心不如犬

會稽隱

詠夏統也統會稽人隱於海濱晉史載賈充遇統
其事甚奇

會稽先生隱空谷不笑不言心若木竭來市藥洛城遊城
中袞袞多王侯曹馬自爭儂自隱濁河清濟不同流水嬉

未罷狂歌起一合乾坤驚不已晉朝太尉面如灰載得旌
旗愁落水太尉魏臣還晉臣子胥之曲間不聞

余氏婦

美節婦也建州余洪敬妻鄭氏爲南唐將王建封
所略不屈以獻查文徽文徽欲以薦牀席鄭氏以
大義責之文徽慙乃還其夫

烈烈建州婦奇節天下驚仁可充庖死難爲薦枕生將軍
案劍光如水欲殺蛾眉翻自恥幾回麟斷無柰何卻付藁
砧歸故里道有愧殺無限人辱身未得全其身

念家山

弔李後主也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

家山破家山破宮中一唱還眾和霓裳曲霓裳曲古時聲
慢今時速今時江水古時流六朝不見令人愁新音繁手

椒房出花翻葉落如清秋樂工曹生空案譜不比中宮邀
醉舞舞殘金縷葬娥皇玉環在臂留悲傷民間傳得家山
曲處處歌塵繞畫梁妖淫感召兵戈起興亡只在聲音裏
吳苑荒涼走麋鹿石頭蒙霧生荆杞此時的的念家山宮
娥散盡無人彈長江遍是黃花水春夢悠悠只暫還

蚵蚾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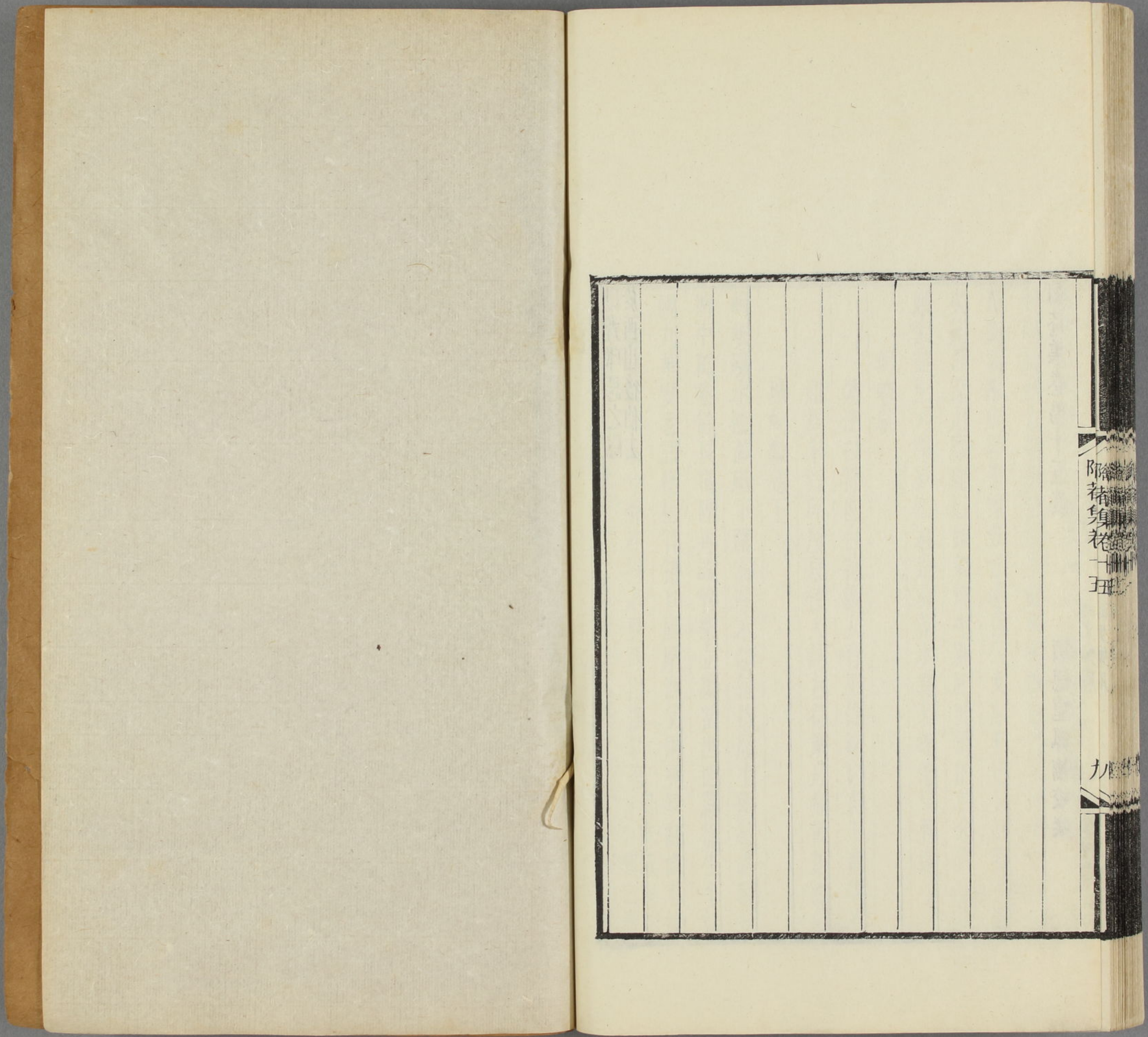
傷汪台符也台符歛人有王佐材以書干南唐烈
祖為宋齊邱所忌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沈石
城蚵蚾磯下

蚵蚾磯水瀾瀾磯下醉翁呼不起曾持牋上兩行書寫出
胸中萬卷餘長揖陞舟論管樂立談當世比嚴徐生平奴
視九華叟老語槎枒首鉗口屈原漁父兩冥冥翻憐君醉
人盡醒君不來今醉亦得不見西山漁釣客同時陳陶亦有台輔之器

以齊邱忌之隱
於西山後仙去

陶菴集卷弟十五終

順德龍鳳鑣校采



附錄
身
卷
一
丑

九

